

2018年4月22日

即使獅子不再山下——專訪蘇玉華

前言

房屋問題始終困擾著香港人。樓價飆升，窒礙了生活空間；有瓦遮頭已經是萬幸，不少人居於劏房，連一扇窗也沒有，即使房間有窗，想看到一片藍天也是奢望。

訪問蘇玉華本來只計劃談話劇，她趁中年再出發，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策劃了一個舞台劇的實驗計劃。除了訪問她，還訪問了她兩位拍檔。怎知整個訪問最觸動我的一句，是由她的戰友潘燦良說出：「導演希望排練室能夠有窗戶。」

談藝術未必是每一個讀者的那杯茶，談舞台劇生存也未必能引起普羅大眾的共鳴，但談房子侷促，卻能接通全香港人的神經線。我們受夠了吃人的生存狀況：房子的狹小、空間的擠壓、繃緊的生活節奏。舞台劇演員應得的一扇窗，彷彿是香港人生活之難的一種隱喻。

透過一扇窗，我們可以看到四時變遷，感受氣候變化，觀察日出日落。一扇窗不只提供了新鮮空氣與耀眼陽光，還有其心靈喻意：透過一扇窗，我們可以與世界接觸，與大自然契合，也能讓我們有足夠的距離去審視自己內心。

英國女作家吳爾芙在《自己的房間》裡寫道，女人寫作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間和每年五百英鎊收入。不只女人，演員也需要一間有陽光灑進來的排練室，香港人更需要一扇能眺望遠方的窗口，讓我們逃離封閉單一幽暗的生活套路。



蘇玉華家住清水灣，出外她常開車。行經將軍澳隧道，她搖下車窗，掏出三元隧道費交給職員，這麼微小的動作她也會珍惜，尤其碰到熟悉的收費員，一位相熟的肥姐姐，肥姐姐會興高采烈跟她打招呼：「哎呀，阿蘇，早晨呀，去邊呀！」阿蘇就會跟她閒話家常。她覺得，這種人與人的接觸，要比用八達通「嘟」一下就完事更有價值。

她的價值和別人的不一樣。今時今日做演藝界，不能不搞好微博戶口，以便儲夠粉絲，工作機會才會找上門，她卻沒有開通微博，她形容是一種「選擇」。即使是臉書也是有限度經營，蘇玉華覺得她的時間精力寶貴，尤其年紀不輕，更要精挑細選怎樣過生活。

這幾年，父親離世，她暫停和無綫電視的合作，專心搞好一個戲劇計劃。這個計劃核心成員只有三人，包括男友潘燦良和演藝學院師兄張志偉。他們計劃每年製作一套精緻劇作，不是嘩眾取寵，不要假大空，不想言過其實，而是純粹的、在有限資源內實踐舞台劇應有的狀態：演員有一份完整的劇本去研讀，團隊薪金合理，排練室有陽光。

演藝界和話劇界的狀況，恍如香港社會縮影：愈來愈惡劣的生存環境，愈來愈多人的熱情受挫敗，愈來愈多本應如此的東西正在瓦解，包括所謂「獅子山下精神」¹也變了質。對這一切，蘇玉華有切膚之痛，但她覺得不滿過後、發完牢騷，藝術工作者可以用創意回應時代的衰敗：「即使（客觀環境惡劣得像）是一嚙屎，我們如何能夠在一嚙屎裡面，變出一朵花出來？」

這天蘇玉華腳踏希臘皮革涼鞋，肩掛藤織手袋，身穿麻質連身裙和外套。衣服的品牌她不清楚，只記得在日本購買，我們翻開衣領看，她才第一次留意到牌子，日本小店出品。品質好的東西，不需要別人知道，蘇玉華心中有數。訪問中她強調，自己重視「quality work」。

過去二十多年，蘇玉華遊走於電視和舞台，近年拍劇貴精不貴多，剛播完的《平安谷》²是無綫少有質素之作，也是暫別之作：「隨著年紀增長，我愈來愈不能承受沒有 quality 的工作了。」

-
- 1 香港電台在七十年代初製作一系列《獅子山下》處境實況劇，劇集內容圍繞草根階層在香港的生活境況。1979年，填詞人黃霑為《獅子山下》一曲譜詞，歌手羅文演唱，家傳戶曉，此曲在九七回歸活動中常被選作主題曲。所謂「獅子山下精神」乃是由普及文化中提取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價值，大意謂港人拼搏上進，成就了由漁港轉變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傳奇。但隨著香港貧富懸殊加劇、政治撕裂等社會問題湧現，有人反問這精神在現今香港是否消亡了，也有人認為再談這種精神反而令社會不公義合理化，猶如進一步欺壓。
 - 2 2018年1月，無綫電視播放20集電視連續劇《平安谷之詭谷傳說》，內容為民初一偏僻村莊重男輕女的故事，一對放洋回鄉的夫婦嘗試改變封建傳統，引發鬧鬼疑雲。評論指，此劇的女權主題讓觀眾耳目一新。

蘇形容，舞台是她的養份來源，一有空閒時間，她會參加演技工作坊、到外國看話劇。雖然近年香港舞台劇發展蓬勃，出品數量多，但質素不一，她不想觀眾失望：「試想想，看舞台劇是多麼『朝聖』的一件事，觀眾早幾個月已買定票，劃好某一個夜晚的數小時檔期，準時下班，吃好晚飯，聚精會神入場，是幾咁神聖和純潔，如果看到垃圾，你是不是想殺人？」

和蘇玉華做訪問，是享受。只需十分鐘，她就跟你熟絡，談得興起，會豪邁地把雙腳擱在茶几上，聲線高低抑揚，隨時角色扮演，遇上情感強烈，會忽然彈出一句英語：“I don’t care!” “I love it SO much!” 激動時她連珠炮發，忽爾來個急停，節奏感強烈，如同一台戲，只不過她在演一個忠實的自己。

蘇玉華口中，有一位她很欣賞的「師兄」張志偉 Harry。張是 1990 年演藝學院畢業生，早年創立「演戲家族」，³ 曾任藝術中心節目經理，九七前已遠赴英國生活。雖然張志偉在異地，但和蘇玉華、潘燦良一直緊密聯繫，有時張回港短聚，有時蘇、潘二人去英國旅行，大家會見面。

三人只要聚頭，便有說不完的話題，尤其關於香港劇場生態：藝術工作者生存艱難，劇團要找資助，要處理大量文件工作；演員生計困難於是找兼職，變相影響排戲出席率。不過不滿現狀，抱怨容易，坐言起行做事卻不易。

蘇玉華說，他們 2014 年開始醞釀，很快又推翻自己：「我和潘燦良都是演員，演員這個崗位較被動，如同一粒螺絲，我們不懂得

3 香港演藝學院一批畢業生於 1991 年成立的專業劇團「演戲家族」，早期以演出翻譯的外國劇作為主，於 1993 年底推出本地原創音樂劇《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》大受歡迎。劇團至今仍然運作，主打音樂劇。

如何做一個製作。票房呀，盤數呀，小至印張海報賣個廣告，我們都茫無頭緒。」三人之中，潘燦良性格最審慎，猶如一個哲學家，他飾演問到底的那位：「坊間也有很多劇團和製作，我們的存在價值是甚麼？我們究竟想做一件怎樣的事？」

為了回答這條哲學題，張志偉提出一個「巴黎凱旋門」概念。「我們一班成熟的演員，各自在崗位上營營役役，難聚首交流。我們想做一個平台，透過票房支持，令我們有條件營造一個小天地，畀不同藝術工作者入來聚頭，就好像巴黎凱旋門，它接通了十二條不同走向的大道，迎來四方八面的車輛，在此交匯又再出發。」後來計劃被命名為 Project Roundabout (迴旋處的意思)，為期三年，每年做一個製作。蘇玉華說，核心成員雖然得三個，但他們想成為一個開放的、自由的、彈性的平台，歡迎不同人來交流。

拉扯了幾年，蘇和潘都說，若不是一直做開監製的張志偉催促，難以成事。蘇玉華扮演張志偉在視像電話越洋咆吼一幕：「我哋都一把年紀，仲有幾多時間吹水？唔好再講啦，做啦！」計劃終在2016年初落實，三人同意拆掉架構，平起平坐，商討大小事務。蘇玉華性格爽朗，應變快，待人接物能力高；潘燦良務實穩重，深思熟慮；張志偉執行能力強。有劇場中人說，如果這是球場，蘇是前鋒、潘是後衛、張是教練。

去年(2017)8月，第一個製作《謊言》⁴首演，改編自法國編劇

4 霍里安·齊勒(Florian Zeller)被譽為歐洲最受注目的年輕小說家和劇作家，至2018年，未夠40歲已創作了五本小說和逾十齣戲劇，獲得多個大獎。《謊言》劇作原名 *La Verite* (真相的意思)，2011年於巴黎首演，叫好叫座，並於歐洲各國演出。其另一作品《父親》以老人失智症為主題，亦於2017年由香港話劇團以粵語演出，並獲得「香港舞台劇獎」悲劇/正劇組最佳男主角(毛俊輝)、最佳導演(馮蔚衡)。



蘇玉華 (攝影：馮凱鍵)

Florian Zeller 作品，劇情談男女關係，夫婦互相欺騙，探討事實和真相是甚麼。上演的壽臣劇院只有 400 多座位，一個半小時製作，佈景精簡，節奏明快，把觀眾的注意力帶回四位演員的演技上。《謊言》剛獲得香港舞台劇獎年度優秀製作，並獲最佳男配角 (喜/鬧劇) 獎，今年 6 月還會重演 18 場。

蘇玉華說，希望製作的每一個細節都能做到理想狀態。潘燦良透露，他們本來有一間排練室是免費的，但導演看過那裡密不透光，比較侷促，於是去挑選幾間排練室，終於選了一間有窗戶的，讓導演可以舒服地創作。潘說：「在香港劇場，這是苛求，有排練室已經好，點會仲可以有得揀？雖然要花錢去租，但我們覺得值

得。」幸好首演25場爆滿，票房讓他們可以負擔到各種開支，三人都鬆一口氣。今年底將有第二個戲出台，團隊已在構思第三年的劇目，蘇玉華賣關子：「我們會一步一步挑戰難度，第三年的作品，無論對演員或是觀眾，都有較高要求。」

不想妥協，也要平衡團隊需要、藝術水平追求、觀眾感受，以這些考慮去建立一種理想的觀賞經驗，過程中他們有些東西願意投資，有些東西則排除了。兩位演員知名度足夠，卻沒有過度商業味，沒有把事情變得庸俗。

在「假大空」年代追求純粹

蘇玉華說：「我們想件事有咁純粹得咁純粹，as pure as possible。」筆者問：「年紀大了，更難吧？」蘇斬釘截鐵：「就是年紀大，才愈來愈想要這種純粹。因為這是一個『假大空』的年代，愈純粹去做一件事愈難得，過度商業化會被騎劫。能夠好乾淨好純粹咁去處理人生和戲劇，是很難得的。」筆者問，會不會太理想化？「理想是用來追求的！未必達到，但要試，不只是為個人，而是為整體。」她強調，他們不是要樹立甚麼模範，也不是要批評他人，而是想跟從自己理念來實踐一個夢。

首演之後，蘇玉華在臉書寫道：「（整個過程）我都感受到一種溫柔、輕盈、沒有過份喧嘩……我徹底愛上了這班人和這個合作。對。是合作。是每個人每個崗位都同樣重要……又彼此尊重的合作。」

如此美好的境界，蘇玉華又為何把多年青春投入公仔箱？不少